

# 美国的原则现实主义外交战略

陈雪飞

[内容摘要]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全球反恐战争泥潭,美国内政也因此,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困境重重,其国家实力日渐衰弱、国家能力不断下降、国家主权千疮百孔,这促使当代美国政府回到原则现实主义,试图将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放在大国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上,以外促内,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一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战略凝聚了美国朝野的共识,值得审慎对待。

[关键词] 美国政府; 原则现实主义; 大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存在“两个特朗普”的冲突。一个出人意料,一个循规蹈矩;<sup>①</sup> 一个背信弃义,一个威望驱动;<sup>②</sup> 一个鼓吹美国优先,抨击全球主义,退出国际组织,一个希望协调国际行动,合作反恐,巩固盟友关系; 一个对委内瑞拉、伊朗、德国和中国指手画脚,一个主张美国不做世界警察,不把价值观强加于人。<sup>③</sup> 简言之,一个世界观短视断裂,一个世界观长远连续,“两个矛盾的特朗普”导致人们难以准确定位其外交政策,交易主义<sup>④</sup>、杰克逊民族主义<sup>⑤</sup>和保守国际主义<sup>⑥</sup>等说法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是传统现实主义,也不是自由国际主义; 既不是旧保守主义,也不是新保守主义; 既不是典型的孤立主义,也不是明显的干预主义。那么,特朗普政府究竟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外交理念? 其碎片化的表象背后有没有整体化的追求? 这种追求与美国自身外交战略传统有没有连续性? 本文旨在剖析这一被“两个矛盾的特朗普”遮蔽的美国外交战略传统。

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发布全面重估美中关系的对华战略报告,认定中国已对美国发起全方位挑战,美中两个大国将处于长期战略竞争状态,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模式”应对中国挑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这份对华战略并非空穴来风、突发奇想,而是延续了贯穿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和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

① Elliott Abrams, “Trump the Traditionalist: A Surprisingly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2017, 96(4), pp.10–17.

② Reinhard Wolf, “Donald Trump’s Status-Driven Foreign Policy”, *Survival*, 2017, 59(5), pp.99–116.

③ Anne Applebaum, “Trump’s U.N. Speech Was Funny. His Worldview Is Even Funnier” (September 27, 2018),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trumps-un-speech-was-funny-his-worldview-is-even-funnier/2018/09/27/40e18d86-c286-11e8-a1f0-a4051b6ad114\\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trumps-un-speech-was-funny-his-worldview-is-even-funnier/2018/09/27/40e18d86-c286-11e8-a1f0-a4051b6ad114_story.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21.

④ Stewart Patrick, “Trump and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2017, 96(2), pp.52–57.

⑤ Michael Clarke and Anthony Ricketts, “Donald Trump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2017, 36(4) pp.366–379.

⑥ Ionut Popescu,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rbis*, 2018, 62(1), pp.91–104.

法》以及与之配合的一系列对外战略、涉外法案和政策纲领的主线，即原则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原则现实主义超越交易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将“两个特朗普”变成一个特朗普，将碎片化的外交言辞转变成整体化的外交理念，赋予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以实质内涵。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延续原则现实主义这一对外战略有深层次的国内动因。自“9·11”以来，美国陷入了全球性反恐战争泥潭，其内政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在内部安全上，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将紧急状态变成了常态，荷枪实弹的警察、异常严格的安检维系着外松内紧的安全态势。在财政开支上，遍布全球的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两场反恐战争以及战后士兵的福利保障都将美国的国债不断拉向新高，历年国防预算持续超过非国防预算。在国家认同上，五十年前的文化内战延续至今，沉默的大多数仍然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选举政治操作的泥沼中挣扎，多元文化主义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这一美国的核心文化发起挑战，再加上美国白人的占比不断下降，令其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备受冲击。在经济发展上，美国强大的金融资本主义既维系着它在世界上的金融霸权，也加速了其经济体系的“去工业化”进程，令中下层美国人因此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简言之，美国的经济不再蒸蒸日上，美国的社会分歧、阶层分化、种族分离、教育分割等困境在不断恶化。美国不再是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反而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失败国家”，国家能力持续下降，国家主权千疮百孔。这就是美国保守主义眼中当代美国的最大危机，他们因此擎起了原则现实主义的大旗，试图通过凝聚对外共识来界定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外部敌人，以外促内，让美国恢复过去的荣光。

## 一、原则现实主义的“新瓶旧酒”

2017—2020年，特朗普政府一直把原则现实主义作为美国的新外交战略。然而，这里的“原则”是新的，“现实主义”是旧的。

### 1. 新原则：回归主权国家

“原则”通常是指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等核心政治原则。<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自认，作为一个如同罗马帝国或大英帝国那样异常强大的领导型国家，自己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观率领盟国制定国际规则，构建并维护以“美利坚和平”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的。<sup>②</sup>这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继承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平等与法律平等原则，依托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建立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并将全球水域、大气层空间、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视为国际公域。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促进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尽力压制威权主义，促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对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或世界性的霸权”<sup>③</sup>。显然，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国家能力是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保障和前提。

作为美国保守主义力量的代表，特朗普政府虽然承认七十多年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然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信念”仍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平与繁荣，但它们已经不能应对当代美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4页。

② 殷之光：《“美利坚和平”——作为帝国主义话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神话构成的历史考察》，《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③ “U.S. Role in the World: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20, 2017, pp.3-4.

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无法保障美国的长远利益。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有能力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强大国家，而这恰恰是损己利人的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这一价值观削弱了美国的主权，限制了美国的决策主导权，增加了美国的军费负担，助长了“修正主义强权”。

因此，作为现实主义的限定词，“原则”有了新的内涵。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价值观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是保守主义的，后者不仅重视自由，还重视家庭、上帝、国家和正义，其中，强大、稳定、繁荣、独立的主权国家尤为重要，可以说是其他一切的条件，这才是美国真正的传统及独特之处。<sup>①</sup>因此，特朗普政府将“国家”重新设定为美国价值观的基本原则，这并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试图抛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国际秩序观，卸下沉重的世界警察负担，回归到以国家为核心行动者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常态中来。

## 2. 旧现实主义：硬实力支撑的国家利益

现实主义在美国源远流长，它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只有强大的主权国家才能确保世界和平。特朗普政府接过现实主义的接力棒，清晰界定了美国的四个重大国家利益：保护美国国土、美国人和美国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经济繁荣；通过实力维护和平；以及保持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它把全球主义、多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为乌托邦幻想，主张美国必须在零和博弈的国际体系中保持实力优势，优先处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sup>②</sup>因为后者正是搭乘美国参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市场体系的便车，才成为美国的挑战者，美国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因此需要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动用经济保护主义报复“侵犯”美国利益的国家。而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取决于军事力量，有必要不断推动军事现代化，加大对军事采购、技术研发和国防工业基地的财政投入，发展网络战的能力。总之，现实主义维度把国家、非政府行动者和其他国际实体都视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断进行成本-效益计算的理性行动者，<sup>③</sup>它们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

此处的“原则”与“现实主义”两大维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重叠项，即主权国家。这既是回归在内政上强调国家公共权威的美国保守主义立场，又是把国家的意志、目标、实力、能力视为国际舞台的主导因素。换言之，主权国家既是原则性的价值观念，又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素，“和平、安全与繁荣，取决于那些尊重其国内公民，并彼此合作推动世界和平的强大主权国家”<sup>④</sup>。美国的政策与战略植根于与盟国共同的目标、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复兴不仅是自己的职责，也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基础，强大的美国不仅符合美国人的重大利益，也符合那些希望与美国合作，追求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愿望的国家的重大利益。因此，原则现实主义不仅以结果为指南，<sup>⑤</sup>也以新原则为导向，其成败取决于新原则能否实现。所以，它是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2020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Graduation Ceremony” (June 13, 2020), <http://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2020-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graduation-ceremony>, retrieved March 31, 2022.

② Robert G. Kaufman, “Two First Quarter Cheers for Trump’s Principled Realism” (September 28, 2017), *Strategika*, Issue 45,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two-first-quarter-cheers-trumps-principled-realism>,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21.

③ Kimbra L. Fishel, “Countering the Evolving Islamic State: How Psychology Informs a Realist Strategy” (May 14, 2018), *Small Wars Journal*,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index.php/jrnl/art/countering-evolving-islamic-state-how-psychology-informs-realist-strategy>,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21.

④ Salvatore Babones, “Trump’s Foreign Policy Successes Show Principled Realism in Action” (September 10,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s-foreign-policy-successes-show-principled-realism-action-32042>,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21.

⑤ 有关这一观念，参阅 W. Michael Guillo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erspectiv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18, Spring, pp.22–24。

一种有条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现实主义。所谓具体情况，是指与美国利益相关与否。如果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就仍然站在道义高地上；如果国际制度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美国就无视、抛弃或者取代它。

简言之，原则现实主义认为，美国应以主权国家的激烈地缘政治竞争为前提，运用现实主义的硬实力来支持符合其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这不是主张美国战略收缩，而是希望告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家长式做法，以美国为中心重新制定标准，按照新标准重新洗牌。这种美国特色的现实主义，<sup>①</sup>以新原则为指导，以利益为准绳，以实力为依据，“以务实竞争为行动纲领”，<sup>②</sup>旨在避免美国的对手坐大，重在以外促内，让美国再次强大。

## 二、原则现实主义的历史连续性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存在“两个特朗普”的冲突，一个急功近利，一个着眼长远，这导致有些人认为其外交政策充满了矛盾或断裂。矛盾论者认为价值观与利益、道德理想与实用主义很难调和，充满内在矛盾，难以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南。断裂论者认为，它打破了美国在外交、贸易、价值观与盟友关系上的长期惯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明显的意识形态断裂”。本文认为，原则现实主义可以视为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它既接续了共和党的外交理念，又延续了美国的外交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里根主义”的回归，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历史连续性。

### 1. 接续共和党的外交理念

原则现实主义接续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外交理念有三大流派：建制派国际主义、不干预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和党建制派秉持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认为美国不仅要维护国家利益，还要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而原则现实主义既坚持政治行动和政府优先权的平民主权论，也坚持杰克逊民族主义，认为政府应该竭尽所能促进整个民族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福祉。<sup>③</sup>尽管与建制派有上述分歧，但原则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另外两大流派的主张，在整体上延续了共和党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大传统：不干预主义的保守主义主张美国应该以身作则，发挥榜样力量，不宜在全球大肆推广美国价值观，不宜卷入不必要的冲突，盟友对于美国更多是负担而非好处，并因此将战略收缩作为核心理念；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主张积极应对地缘政治秩序的关键变化，主动承认美国权力的局限性，将重心放在维护美国利益上，让其他国家自行决定其价值观，让盟友和伙伴分担财政和安全负担。<sup>④</sup>这让原则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目标务实与手段现实的复合体。

值得强调的是，美国保守主义者把原则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sup>⑤</sup>。在他们看来，

<sup>①</sup> MAJ Joel A. Martinez, "A Return to Principled Realism and the US Army's Support to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Power in the USINDOPACOM AOR",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 Program*, 2019.

<sup>②</sup> Aaron Ettinger, "Principled Realism and Populist Sovereignty in Trump'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0, (33)3, pp.410-431.

<sup>③</sup>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0, no. 58, pp.5-29.

<sup>④</sup> Carlota García Enc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lcano Royal Institute*, July 13, 2018.

<sup>⑤</sup> Michael Anton, "The Trump Doctrine", *Foreign Policy*, April 20, 2019.

全球化通过建立国际机构，侵蚀国家边界，推动知识、文化和商品的同质化，实现了罗马人、波斯人通过武器所追求的帝国目标，本质上是“21世纪的帝国主义”，这种反噬性的帝国主义既削弱了现代国家的力量，也降低了各国中下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的崛起，以及英国的“脱欧”运动，都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受到压制后所激发的平民主义反抗。就此而言，原则现实主义本质上也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回归。

## 2. 延续美国外交传统

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传统一直是对自由意志的原则性承诺与彰显国家实力和审慎行动并重的现实主义的某种组合，始终存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例外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张力，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确是第一个明确使用“原则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政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孤立主义时期，美国长期致力于在美洲大陆上向西部和南方扩张，在海洋上向加勒比海地区扩张，作为共和德性堡垒的美国与作为自由意志世界典范的美国之间的张力，推动这一时期的美国历任总统形成了商业和平主义与政治孤立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政策，主线是华盛顿政府维护美国利益、扩大对外商业联系、远离欧洲战争的中立主张。但当美国国力增强而推动其从陆地扩张转向海洋扩张之后，美国的外交理念也随之从亚当斯的“不结盟”、杰斐逊的“不干预”，转向门罗的“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老罗斯福的“美国有权干预拉美事务”。在这一时期末的进步时代，新汉密尔顿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斗争，几乎就是当代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斗争。老罗斯福的新汉密尔顿主义强调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优先，主张彼时实力尚弱的美国积极参与欧洲强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威尔逊主义则开创了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自由国际主义，却只是昙花一现，在美国国会拒绝加入国联后，美国再次回到孤立主义传统。

而到了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现实主义需要与建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想原则明确地结合在一起，自此开创了美国的大战略传统。小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开启了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利坚和平”。肯尼迪宣布不惜代价支持朋友、反对敌人，以确保自由。约翰逊在门罗和杜鲁门基础上宣称美国将在共产主义威胁西半球时进行干预。尼克松承诺将保护那些受核大国威胁的盟国或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生存和自由。推行“人权外交”的卡特声称，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行为都是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攻击，美国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挫败。里根宣布将援助所有在世界各洲拼死抵抗苏联侵略的人。<sup>①</sup>在后冷战时代，也可以看到这种现实主义与原则的平衡。克林顿的自由国际主义承诺相互依存、全球化和促进人权，但同样主张通过传统硬实力来保障国家安全。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借助美国的绝对优势军力发动单边主义反恐战争，以所谓“自由”之名推动他国的政权更迭。奥巴马则是希望走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沼、关注气候变化和国家建设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但其国家安全战略同样注重恢复以强大的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兼顾“原则”与现实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延续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尽管在限制移民、加强边境安全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上偏离了惯例，但与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的外交理念的共性

<sup>①</sup> Josef Joffe, “Of Allies and Adversaries: Donald Trump’s Principled Realism”, *Strategika*, 2017(45), pp.1-4.

远大于差异,尤其是在美国的国际事务参与、大国关系、反恐和国家建设等核心安全议题上,完全符合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传统。

### 3. 回归“里根主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里根主义”的回归。1988年3月16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在摩根索创立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上发言认为,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反复重现,前者是指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后者是指民主国家选择繁荣而非冒险,选择和平而非战争,美国的实验始于原则现实主义,它通过有原则的和现实的政策来维系。<sup>①</sup>不过,怀特海德的言论更多是对里根外交理念的总结。这是因为,原则现实主义最实质的源头,来自1980年起就担任里根外交政策核心顾问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柯克帕特里克终身都是民主党人,却成为共和党总统里根的外交政策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正是她的现实主义思想直接塑造了里根主义。

柯克帕特里克的现实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她反对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美国对苏缓和政策,认为该政策建立在三种错误的理论基础上:一是西方与苏联的经济文化联系会推动苏联的自由化;二是美国军事优势挑衅了苏联,导致苏联反制和反应过度;三是“刺激—反应—挫折—侵略”论,其主张苏联的侵略行动是因为其相对软弱、缺乏安全感,于是通过侵略行动来消除无能感,创造安全感。第二,她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被奉为普适主义的自由主义,反对美国用全球主义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当时,随着意识形态竞争的下降、民族主义的下降、全球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和第三世界期望的上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放弃以区域为中心的门户主义,承担起“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用美国实力来推动道德而非战略或经济目标,主张“对世界好的,对美国就好”。柯克帕特里克因此呼吁美国支持模糊抽象的普遍主义,放弃不承认文化、性格、地理、经济和历史等现实差异的全球主义。第三,她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原则高度自信,认为主张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人民同意的“美国原则”对世界有好处,但不应该让狂热的宗教圣战情结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历史远未终结。<sup>②</sup>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基辛格的建议下按照美国价值观塑造国际体系。柯克帕特里克持不同看法,她认为,美国缺乏金钱、意志和智慧来实现全球主导地位,美国无法承担全球帝国的政治经济重负;美国要为多极化世界做准备,解散北约,从欧洲撤出大部分部队,并削减国防预算;美国要成为一个榜样国家,就必须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福祉,避免陷入大国的暴力扩张主义。特朗普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与柯克帕特里克的的外交政策建议不谋而合。<sup>③</sup>

特朗普政府把“美国优先”的竞选纲领转变成原则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抛弃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军事干预,将来自大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作为美国的首要挑战,这种对里根时代美国“用实力求和平”的外交理念的回归值得高度重视。

<sup>①</sup> John C. Whitehead, “Principled Realism: A Foundation for U.S. Foreign Policy”,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988, 88(2135), pp.33-35.

<sup>②</sup> Iulian Chifu and Teodor Frunzeti, “The Trump Doctrine of Strategic Realism”, *Strategic Impact*, 2018(68+69), pp.7-17.

<sup>③</sup> Gail Yoshitani, “Jeane Kirkpatrick and the Roots of Principled Realism” (October 9, 2018),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10/jeane-kirkpatrick-and-the-roots-of-principled-realism/>,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21.

### 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意图

原则现实主义既延续了美国外交政策混合原则与现实主义的一贯传统，又试图在连续性中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它以美国决策层世界观的转变为前提，主张重回大国竞争轨道，试图扭转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战略。

原则现实主义意味着美国决策层世界观的巨大转变：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乐观主义转向悲观主义，以及从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转向与中俄的长期战略竞争。这种霍布斯式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社会，强大的主权国家在其中处于永恒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激烈竞争状态，全球安全环境因此愈加恶劣，现实主义的实力威慑是首要选项，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外交是次要选项。虽然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人类社会有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资本主义体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都超越国界走向全球化，美国实力随之扩张，但这也刺激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增长，中俄试图塑造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悖但符合更广泛全球公共价值的新世界，美国很难和它们建立一个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因此，美国内外对“美国中心论”的质疑越来越多，特朗普政府转向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放弃“让非自由主义大国崛起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新回到地缘政治世界观上。

这种地缘政治世界观将外交战略的重心放在大国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上。原则现实主义回归里根政府通过实力维护和平的外交战略，把国际关系界定为一个持续竞争的竞技场，特别是把中俄的挑战界定为针对美国的“混合战争”，把战争与和平视为一个对抗连续谱上的两点而非两极，对手在传统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模糊地带行动，在公开的军事冲突门槛以下，在国际法的边缘，他们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来获得不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sup>①</sup>特朗普政府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是全政府模式的，因此美国的回应也应是全政府模式的，这就要通过行政部门最大限度的合作，集中广义的国家安全机构力量，重新配置国家安全资源，把国土安全、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关联在一起，将解决国内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对外战略的调整上。

因此，美国从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始，其安全重心就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尤其是针对中国，因为它认为中国试图运用“全政府战略”撼动1945年以来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寻求在印太地区直至全球的霸权地位。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强权”，重申中国在动用所有国家权力要素挑衅美国，意图成为印太地区的霸权，正对美国发起长期的战略竞争。2019年《国防授权法》将全政府战略落实为国防预算，再次将中国界定为美国的全面竞争对手。2020年《对华关系战略》报告延续了原则现实主义的理念，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中国对美国的全方位挑战。原则现实主义在修辞和意图上都回到了里根时代。里根政府试图扭转1960年代至197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缓和接触政策，发起对苏联的全面冲击。特朗普政府也试图终结过去近三十年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把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以此为基准重塑美国的外交战略。

### 四、结语

特朗普个人虚张声势的修辞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美国政府原则现实主义的实质。但是，

<sup>①</sup> Aurel Sari and Arnis Lauva, “Hybrid Threa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January 19, 2018),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hybrid-threats-and-the-united-state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revailing-in-an-arena-of-continuous-competition/>,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21.

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个人或许并不那么重要，无论是他作为商人的“做生意的艺术”，还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交易现实主义”，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政治共识和美国政府的战略转型。

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全面挑战已经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战略共识。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力量也都明白，“现实主义不是不讲道德，而是注重如何在一个不遵守自由文明规则的世界中实现自由文明的目标”<sup>①</sup>。双方都无法接受美国霸权的衰落，都把防止关键地区的势力失衡、防止出现对抗美国的强大力量，作为维护美国世界地位的关键。尽管美国两党斗争的加剧、共和党建制派的分裂以及美国社会的分化都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美国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战略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影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外政策，双方的差异可能只是在落实的方式方法上。因此，当代美国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仍然值得人们认真对待、审慎思考和妥善应对。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sup>①</sup> John Bew, *Realpolitik: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8-20.